

在边缘处思考 (TAE)

在边缘处思考 (Thinking At the Edge, TAE) 和聚焦 (Focusing) 一样, 均源自于尤金·简德林 (Eugene Gendlin) 的内隐哲学, 是这一哲学的第二种实践。TAE 是一种通过直接指向某种体会以此来思考我们的世界和我们自己的系统化的方法。

TAE 过程开始于某种我们尚无法用语言加以表述的了解 (a knowing)。例如, 如果在某个我们所致力于的领域, 我们是非常富有经验的, 那么我们或许会有一种模糊的、但又持续存在的、有某些东西想要说一说的感觉, 而在这个我们所擅长的领域, 还没有人去说过这些东西。在谈话中或在阅读时, 我们可能会感觉到其他人在这个领域的陈述与我们的体验不太相符。然而, 我们无法确切地说出那是怎样的不同。

当我们试图去解释我们那种独特的体验和隐性的知识时, 我们意识到现有的概念是办不到的。TAE 的步骤鼓励我们去发展出一种新的语言的用法, 这样我们那种“体验式的错综复杂性”就可以被表达出来。通过让字词从体会中浮现出来, 并且再将它们和体会进行比照, 我们就可以找到同我们想要说的东西相契合的准确话语。

允许自己以自己的方式发展和使用语言, 这可以帮助我们摆脱常规假设的束缚。我们可以从业已界定的概念的束缚之中解放出来。新产生的话语能够指向体验的某些面向, 而这些面向先前是无法用其他方式加以表述的。

从相关的情形中, 我们可以找到新的关系, 而后可以对其加以概括。这样的实例支撑着 TAE 的思考方式, 在这些实例中内隐的错综复杂性一直在我们的讲述中发挥着作用。

从我们新产生的句子中, 我们可以去寻找并分离出新的术语, 这些术语本身在一个新的模式中又是内在地相互关联着的。这可以作为某个理论的起始点, 而这个理论既是逻辑性的, 又是体验性的。

根据简德林在芝加哥大学关于“理论建构”的课程，TAE 的 14 个步骤是在一个为期五年的项目中被制定出来的。尤金·简德林、克耶·纳尔逊 (Kye Nelson)、玛丽·亨德里克斯-简德林 (Mary Hendricks-Gendlin)、特蕾莎·道森 (Teresa Dawson) 和娜达·卢 (Nada Lou) 参与了这个项目。

“使这一方法系统化不仅有助于思考，而且揭示了一片全新的规则领域、一种新的逻辑、一个新的理解‘思考能力究竟是什么’的方式，并且为这些能力提供了强有力的补充。” (简德林, 《一个过程模型 (A Process Model) 》, 第 206 页)